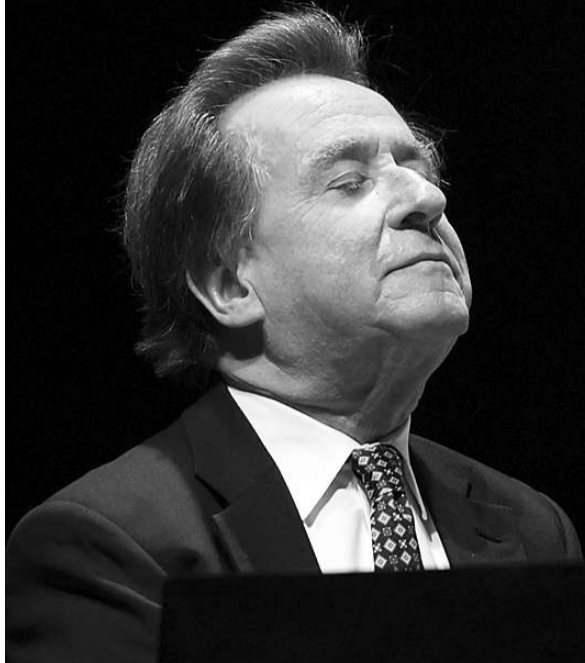


布赫宾德 生于1946年，捷克钢琴家，幼年随父母移居维也纳。布赫宾德自幼才华横溢，五岁时被维也纳音乐学院录取，成为该校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入读的学生。布赫宾德的保留曲目选材广泛，从古典的巴赫、海顿到现代作品。其代表作之一，就是被誉为钢琴录音典范的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全集。他更因此全集而被冠以“当今最重要、最具洞悉力的贝多芬作品演绎大师之一”的美誉。



演出现场陶醉的布赫宾德。

刘志坚 摄

布赫宾德 没人能比贝多芬更聪明

在七天里演奏全套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，这是贝多芬的阐释专家布赫宾德这阵子正在忙的事情。你可以说他很古典，因为他追求最原汁原味的贝多芬，不认可此后人们喜欢在贝多芬乐谱上做出的更改和添加；你也可以说他很现代，他接受在橙色大厅这样的地点连续演出，并不介意人们弄出的噪音，他认为只要听众肯听下去，总是件好事。对了，他还说自己被低估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黄盼盼

“即便观众打瞌睡我也不介意”

新京报：你在最近的七个晚上会演奏贝多芬全套32首钢琴奏鸣曲，在亚洲还是第一次。是什么原因让你愿意接受这个邀约的？

布赫宾德：对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亚洲进行全套贝多芬奏鸣曲的演出，首先我很喜欢中国的听众，另外我觉得让中国听众听到这些音乐很重要，贝多芬奏鸣曲中有许多优美曲目，完整听下来会是一次绝妙的体验，

这也能帮助你更好地领略贝多芬的魅力。

新京报：这次的演出场地很特殊，和国家大剧院或其他的音乐厅都很不同。

布赫宾德：这不是真正的演奏厅，而是一种实验，我认为这种实验非常好。因为来这里的有很多年轻人。同时还有大屏幕在外面的公共空间，让我同时能在大厅外面的观众演奏，我认为这是一种让年轻人接触

古典音乐的方式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都应该努力地去推动这个工作，让年轻人走进音乐厅欣赏古典音乐。

新京报：也许一些年轻人从来没有听过古典音乐。

布赫宾德：对，很多人说如果他们只是购物的时候经过，或者他们进来以后打瞌睡，弄出噪音等等怎么办？但我不介意，如果你留下了，以后你就会发现当时你做对了。

“李斯特版本是我最喜欢的乐谱”

新京报：据说你收集了38个版本的贝多芬乐谱，但是你使用的是李斯特的版本，因为那是最忠于贝多芬的？

布赫宾德：这是我最喜欢的贝多芬乐谱，李斯特完全忠实于贝多芬的曲子，他自己添加一些东西，所有新版本在指法上都会有些问题。李斯特不是一个糟糕的钢琴家，但他自己写的却很少。

新京报：你认为贝多芬的音乐是完美无缺的，没人需要改变其中的一些细节？

布赫宾德：人们总是说

贝多芬丢了那个丢了那个，但他从没丢掉任何东西。真的，没人能比他更聪明。

新京报：你会完全遵照贝多芬的原意演奏吗？

布赫宾德：我看过很多和贝多芬有关的历史书信，人们总说他演奏得强和脏，但今天的音响和维也纳的音响也不一样了，所以在演奏上会有些不同，有些地方完全不需要踏板了。

新京报：我注意到你在刚才的大师课上经常说一个词——踏板。你一直教导学

生们不要过多地使用踏板？

布赫宾德：踏板是让口味更加丰富，现在几乎每个弹钢琴的人都过多使用了踏板，这和中国没有关系，是人们的一种普遍习惯。

新京报：你还说贝多芬永远是最浪漫的作曲家？

布赫宾德：对，他是唯一既要乐拍准同时又非常有表情的作曲家，一般有表情的节奏不会要求那么准。他是内心的一种自由，情感上的爆发。在贝多芬之后，有他特点的应该是勃拉姆斯。

“我现在没有被低估”

新京报：我们都知道，你特别善于利用时间，可以左手在做一件事，右手在做另一件事，这是不是因为弹钢琴的缘故呢？

布赫宾德：不不，我用大脑做所有的事，我在同一时间可以做好几件事，这让我我的生活变得疯狂。你知道我的问题是缺少时间，而且时间对我来说很不够，所以我必须一起做很多事情。

新京报：如果只是很平常的一天，你会怎么安排时间？

布赫宾德：在没有音乐会的日子，我几乎从来不练习，我是用我的大脑在练习，在我这样的年纪，我的技巧变得越来越好，弹奏勃拉姆斯第一协奏曲，勃拉姆斯第二协奏曲或其他很难的协奏曲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更容易了，和十或十五年前相比。

新京报：那么你认为每天半个小时练习对所有的钢琴家来说都足够吗？

布赫宾德：不，我有我自己的一套方法，但这套方法不一定适合其他人。不是每天都是半个小时，有时练习的时间更长一点，但从来没有超过两个小时。

新京报：当你弹钢琴时，你总是非常享受？

布赫宾德：当然，它是我的生命，它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事情，是我的爱好，我的职业，我的生命。它是一切，是我所热爱的一切。

新京报：指挥家祖宾·梅塔对你有一个很特别的评价，他说你是“一个伟大的艺术家，然而却保留着普通人的影子，一个罕见的结合体。”你认为他说得对吗？

布赫宾德：我没见过罕见的伟大的艺术家，我非常喜欢的一些音乐家全都是普通人。只有第二流的音乐家都和普通人一样。

新京报：亚马逊官网上

有一名美国听众留言，说你是目前为止最被严重低估的钢琴家。你同意吗？

布赫宾德：被低估，那是以前了，现在没有了。

新京报：你认为现在的欧洲古典音乐市场是繁荣呢，还是走向了衰退？

布赫宾德：古典音乐市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，人们来听音乐会是因为他们喜欢。无论是在北京、纽约、东京、巴黎，人们因为喜欢才会来听音乐会，这无论在哪儿都是一样的。

新京报：那不同地区的人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？

布赫宾德：他们听音乐会时的表现不同。

新京报：那你认为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是在减少吗？

布赫宾德：不，我不这样认为。尤其是人们的欣赏趣味在不断提高，而且他们更喜欢听现场演奏，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唱片业面临着很多困难。

“最喜欢的作家是加缪”

新京报：你还很喜欢绘画？

布赫宾德：对，我有四个爱好：艺术、绘画、文学和电影。但我现在没有再画了。

新京报：为什么呢？

布赫宾德：我画得不够好。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。我很难安静下来，很难长时间坐下来，坐一个小时，这就很难了。

新京报：那么你没画画

有多久了？

布赫宾德：十年前就没画了。

新京报：但你喜欢毕加索对吗？

布赫宾德：对，我喜欢两个画家，一个是毕加索，另一个是希罗尼穆斯·博斯。希罗尼穆斯·博斯是如此的现代，很多画家都在模仿他。

新京报：你认为绘画和音

乐之间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吗？

布赫宾德：当然，一切事物你都可以发现共通之处。我还喜欢运动。

新京报：你刚才说你也喜欢文学，那么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呢？

布赫宾德：有一些，我最喜欢加缪，他获得过诺贝尔奖，是法国人，还有一些其他作家我也喜欢。